

獲嘉縣志



奉延壽有言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
剛重乎氣質清綺則文過其意氣質則理勝其詞此
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顧其間有幸不幸焉名章
警句膾炙當時迨更兵燹風霜凋零磨滅而蕪淺庸
劣之文多有存者舊志所載不無龐雜之譏第以篇
帙無多不欲概從沙汰並倣史例但登著作之名其
詩文則散見各卷云志藝文

明

草茅自薦錄一卷曹昌撰

滄溪文集二卷王胄孺撰

都門稿一卷馮上知撰

南遊稿一卷馮上知撰

里居稿一卷馮上知撰

山遊稿一卷馮上知撰

定居樓集四卷馮上知撰

因隱亭遺稿三卷賀盛瑞撰

冬官罪案三卷賀盛瑞撰

水韓范序國家水衡金錢大半耗於中貴人之手則以陵園宮殿一切興作悉用此曹間之故得肆其漁獵爲財用尾閭蓋頭緒冗若蝟毛憑依不啻噐鼠而况堂屬之杘鑿難投羣小之壑谷無厭肩斯任者非有大識見大力量則無以覓弊源而塞漏卮余嚮者代匱司空署中邪徑旁竇頗窺其一二是時鳳山賀公綰營繕篆而余爲副公精敏有心計批卻導窾髀立解任勞任怨耻爲世之譏髀縱脫者後先節省不下數萬金無何余量移司馬尋以忤時去國會兩宮締構土木繁興公搜羅故記叅以獨斷省員省費殫精竭力凡所條上靡

不報可今觀處木商一事直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則公之識見力量已見於此矣然公之名目以重而讒奸亦以此齟齬公麾公外徙未幾藉考功令中之補吾澤守澤地廣政繁軍民錯處且王族懿親所在事多掣肘公伸寬釐蠹黜浮敦雅興學勸善息盜安民甫三月教化大行四境安枕澤父老子弟方且戴公頌公合詞以留公依依然若嬰兒之戀慈母惟恐旦夕擢去昔伯

為澤州晉城令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

發生同鄉宦同地其施為注措同民之德之又同大

認真公實心實政不吐不茹握筭則銖較寸度若理橐
中藏出而司牧則煦育撫摩如保赤子隨分盡職隨職
治事而內外利鈍等於石火電光襟度高明超然物外
是又非徒以才能自表見者一官曾足以擲掄公耶目
公之暇取已試大畧彙集成書屬余爲序曰罪案曰二
恨曰課拙皆公所自署也嗚呼公之罪固公之功公之
恨固公之慊公之拙乃公之所以爲工與今宇內不無
事需才正急澤人即欲借公澤不能久淹公轉睇陟崇
階益展謀猷鼎彝彝竹帛行不勝書茲集其全豹一斑云
萬歷乙巳歲冬十月

綠蘿園全集八卷岳凌霄撰

燕山譚憲序此獲嘉岳廣霞先生詩也先生以世家高第兩宰江南岩邑所至有赫赫名如抑權貴均田糧卓然有古強項令之風當世士大夫咸稱述之余嘗心儀其人不禁歎慕焉以爲作吏者不當如是耶然先生竟以此忤時甫遷郎署旋去青門歸來高蹈林泉賦詩言志枕蘇門之白石瀨淇水之清流其詩之爲境可知也因闢堂於七賢之鄉顏曰綠蘿日吟嘯其間與竹石爲諸君子千古爲友依然晉代風流也是詞云若可

綠蘿園全集八卷岳凌霄撰

蘇東坡先生以綠蘿為序

名其詩者意在斯乎余治蔡十餘年而先生令嗣隨
君來振鐸茲邑相得甚歡出其遺草見示屬余為序余
自庸固陋何足以知先生之詩但平生慕先生之治狀
既邈不可及幸獲廁名其文字中附青雲以不朽又何
敢辭焉竊以為詩者性情之物也體制雖殊要各肖其
人之性情而出性情既真始有真詩流布天壤夫世之
言詩者莫不以少陵為歸矣人稱少陵一飯不忘君夔
府孤城京華在望當流離飄泊之際皆此物此志也是

豈可以偽爲者乎人之稱少陵爲詩史其寫景咏懷一
如化工之賦物歷千古而常新以視追琢詞章揣摩聲
調者纔一落紙便成俗物何怪乎與草木同腐哉先生
峭性竒情塵視簪冕胸中灑灑焉落落焉發而爲詩高
古雄渾能自成一家言不必問其某爲漢魏某爲盛唐
而漢魏盛唐之美無不備具此其爲先生之詩也先生
舊有夏獲草取獲湯避暑之義其叅悟透徹已幾於大
乘禪矣夫人不具仙佛之理豈易言詩也哉鷗渚君宏
才博學凜凜有節概知去就之分到官再易歲以疾乞
休遂事其志許其買山而歸老焉余時有白雲司之

命亦介瀕行爰書數言聊以記念
若共事之緣云爾非真能叙先生之詩也

綠蘿園詩集二卷岳凌霄撰

綠蘿園樂府一卷岳凌霄撰

夏獲草一卷岳凌霄撰

邑人賀仲軾序天地有文章山川其最顯者矣而其生
意恒在春夏則以煙雲草木之變化也若秋冬枯寂山
空水落絕無點飾而凄然之色乃令人興感而不能已
是何也境到情會誠無事雕繪之巧也惟文亦然而悲
鬱為甚文者情之華也情者文之幹也兩者相根而不

離文不根情譬則渚壑之水剪綵之花也雖工弗澤矣
情生之文若源泉之流地中為汪洋巨津為曲折細流
極境之變而肖其形具天下之奇觀而非預有所設是
謂至文吾於夏夔草有感也夏夔草岳生氏所作也誦
其詩憂戚多而懽愉少豈非情動於中不能自禁哉蓋
抑生所遭之境非人生恒值之境抑生所據之情為人
生最慘之情也其曰夏夔蓋苦極而避之無可避若姑
就之云爾人以是為抑生之詩也而不知皆抑生之情
也情至者文亦至故詞益工而景倍巧如寒水凍雲不
俟點飾而自爾凄其者此之謂也雖然抑生既以其無

可奈何之情托之於詩又將以其無可奈何之詩益傷其情矣夫憂鬱所感金石爲銷况筋骨之間乎哉事既以無可奈何而情不能已懼情之爲抑生累矣故願抑生有以抑之抑之奈何滌情於清冷之淵勿遂以夏獲自苦也

萬年田史一卷岳凌霄撰

九華詩草一卷岳凌霄撰

凌霄自序九華自青蓮後名著人間余徃來池陽浮嵐暖翠日日在檐幃前顧未遑登眺丁卯調任武進復過此地自謂覲面錯去山靈笑人撥冗一游頗愈於全不

識面者時十一月二十九日也發自齊山暮宿五谿晦
日卓午入山遍遊東南諸峯朔日禮地藏而返宣南一
帶此山與吾鄉不甚異獨入青陽境遠望之便有畫意
及到九華更畫中之突兀者茲遊雖僅一日自詫為兩
年中所未有云得詩一卷聊付之梓

寄寄廬寄言一卷張可光撰

庸言稗集一卷張可光撰

冬官紀事二卷賀仲軾撰

華亭

序冬官紀事者紀五言也為歷二十

五言建黃清坤學二官

生沒而次公景瞻公紀之志痛也初兩宮事起特難
自政府以至大司空率倉卒計無所出公乃取肅皇帝
朝三殿故牘覆閱之而牘已半漬半腐半飽蠹魚之腹
又借工垣諸疏稿親為補緝手錄其最要四百餘言而
其事稍稍始有綱領先生之言曰三殿兩宮皆朝廷萬
不得已之役而勞費亦相當第肅皇帝峻急分宜忤旨
幾得罪稍稱旨則徐杲一大匠爵以上卿不吝賞不惜
費不許諸執事議論搜索故當時繕郎寬然有從容展
布之地今朝野物力詘於曩時而主上節儉過於肅廟
此不當以三殿例例兩宮也先生六年擘畫八面經營

如采木川湖責成撫按一官不遣也視三殿總理則侍
郎都御史分理則兩郎中兩副使者何如如采石大石
窩止一主事餘官不遣也視三殿總理則侍郎分理則
二主事又加理刑者何如採浙直鷹架平頭採燒金皇
磚一官不添註也視二殿差兩郎中者何如夫匠止給
道石募視三殿調之河南山東山西者何如顏料止召
商買辦視二殿取之滇粵南直者何如中道階級石止
用十六輪大車用騾一千八百頭僅二十一日而抵
視三殿所造旱船督以郡縣官曳以順天等民夫一
井者何如舊例大工銀兩概加省直丁

虎門分毫無派視一變賦派一百萬差四御史催

何如其他內官之監督武弁西河王之奏請先生一切
奏罷節縮調停不可勝計總計費工銀止六十萬有奇
而以十二萬銀鑄錢又得子錢四萬即在六十萬之中
其借與屯田都水虞衡二十四萬未償也其戶兵協濟
各三十萬未用也非惟毫髮不取之民抑且毫髮不取
之庫去部之日庫中存留尚積九十三萬餘使人人如
先生即三門綽有餘用豈至帑藏若掃哉先生肩此大
工既竭全副之精神復具通身之手眼巨端笑其酸
顧政府怪其抗不顧奸商巨賈恨其執迫以明旨特

亦不顧蓋衡身於城狐社鼠蝟蝶虎口之間舌幾敝頰
幾禿心血幾枯寢食幾耗而鬚髮幾化爲霜雪矣若先
生援三殿故例染指餘財外媚權貴內結中涓而退爲
子孫田宅計華實兩收身名俱泰豈不甚休而先生寧
以萋菲歸以清白死決不私工曹一銖一黍以負聖明
以玷職守夫土木非細事也遣官則有送迎供帳之擾
調夫則有離鄉井枕道路逃竄死亾之憂病民病商病
郡縣病驛遞病幾輔一不當而羣害叢焉梁武浮山之
堰擔者肩上海穿隋文仁壽之宮役夫殞者相半豈惟

虛擲金錢即數百萬生靈填於泥沙溝壑者又不知幾

虛擲金錢即數百萬生靈填於泥沙溝壑者又不知

司命金穴中伯夷上帝紀功當書第一而秉國成者乃
以考功法中之寧有天乎先生之貧著在人聽生不求
叙功沒不求雪謗獨是兩宮之役關係於工曹甚巨異
日朝廷無興建則已有則必將取衷於先生之書趙充
國曰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則
此紀在鳳山先生不可無也韓昌黎叙淮西功不及李
愬愬子曳碑仆之訴於朝命段文昌更撰以旌其伐則
此紀在景瞻公亦不可無也嗟乎是書所在識者憐其
苦節苦心而巧吏則更嗤其似迂似拙後有大工索先

生不得而後索先生此書則晚矣余野史也請筆而存之使人知臣爲君子爲父賢者爲後事之君子其用意蓋如此若命修景陵獻陵永寧長公主墳以及鄜澤諸善政半居士木非其大者不具書

春秋歸義四十二卷賀仲軾撰

一 新鄉張縉彥序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孔子傷道之不
行天下之不復治故以其志托之春秋以達王事正名
分差功罪存勸戒明治亂得失之故以定百世之是非
其義深切著明猶日月之懸象也日月有陰霾則其光

有時而晦春秋有疏釋則其義有時而隱語曰仲尼

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自古慨焉蓋春秋文
數萬其旨數千顯於世者惟公羊穀梁左氏三家左氏
博綜羣籍反覆揚厲述古則委曲如存徵近則端委可
見文典事核本末宣備百世之下得據事以窺其心其
功不可誣也然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渾然難
證矣若穀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徃徃鈎深但以
守文堅滯疑難不通比附條例亦復牽合乃其蔽也故
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備先
儒不求兼通各尊師說交相詆訾至胡氏事按左氏義
採公穀哀諸家而集其成補其闕豈不昭明大義得正

經之義哉然而過爲附會義理穿鑿是以見訾紫陽亦
非不刊之書矣嗟乎先儒傳經而經學晦士人治經而
經學絕譬諸陰霾之蔽日月晦蝕非待其人而後行待
其人而後明乎獲嘉賀景瞻先生潛心理學垂二十載
著歸義數十萬言破條例之乖謬通舊說之羣疑其言
曰春秋與國史不同國史主記載春秋主尊周其要在
存大經明大法歸於尊王之義而已是故舉二百四十
二年之行事一準此義爲斷夫唯義顯而功罪分功罪
分而是非定是非定而邪說息此聖人撥亂之功所由

與禹同公並稱也故首辨夏時冠周月之陳次

例說經之乖舛若聖人竊南面之權進退天子諸侯大夫以天子之權予魯與夫素王素臣以天自處之說悉矯其非而辨其惑猶如氛祲潛消日月復光於是含左超胡度越公穀非直鼓吹羽翼而已書既成會遭國變先生闔門殉之原本幾失越數年其侄行素搜其遺藁付范公正商所以不死公者余曰以贈以謚以祀國之權也以文章著述都人士之權也乃懇范君文白節畧其書務出先生之生面以要其旨歸凡十二卷約三十萬餘言授梓行世余因是而有感焉春秋歸義先生之文也從容死義先生之行也能行春秋之行何以文焉

胡文定當世所宗當南宋時發憤著書詞過激揚然當時時相賢之謂其人材比於荀文若即其論義已讓先生多矣余舉義殲賊道經獲嘉奉先生祀之鄉祠與諸生羅拜亦曰殺賊有成以見先生於地下今乃刻其書以期所以久先生者無今追昔不禁泣然而泣血也遂書之藺端以明先生之大義暨范公正表章之功范公文曰節訂之力云

溷陽谷應泰序春秋歸義者獲嘉賀氏作也傳之者皆懷范公正氏也彌而雍之者東海文白范子也范公

與河北張大雅先生嗜賀氏書思見其為人

之范子而壽諸剞劂既成編來語余曰子知歸義之

之范子而壽諸劓劓既成編來語余曰子知歸義之
乎育左浮誇流於蕪高赤傲詭傷於隱胡氏說鈴隣於
鑿夫夫子則竊取其義耳奚暇辭費自四家並峙啖趙
佐之寓言十九卮言十七聖人之義有時而蝕矣且春
秋經之終史之始也夫子存魯頌仍奚斯之舊云爾說
者以爲猶尊魯之意云爾錄秦誓善其得誓誥之遺也
書體也繼周之驗也則夫子其慎竈哉春王謂文王正
月謂此月疑春秋即可疑詩書奚怪乎攤元之僭十翼
曲臺之躋周官乎雖然屬辭比事固其末焉者也趙盾
許世子之書弒歐陽子嘗辨之將以趙盾許世子之弒

從其實乎伸歐子之說則無以解趙盾許世子從其名
乎可以為趙盾許世子解則無以為聖經解兩者於大
義孰正夫夫子則竊取其義耳郭公夏五無其義義之
所歸也而凡會盟征伐朝聘薨葬取滅弑逆之類必有
折衷之者然二百四十年間見異詞聞異詞傳聞異詞
後之人乃欲上代董狐南史之庖而執其咎愚孰甚然
則名從異實從同賀氏之所為義其在斯乎雖然未盡
太史公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子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為人臣子而知春秋之文不能行春秋之
義猶不知春秋賀氏殉甲申之難赴義如飴人知賀氏

義猶不知春秋賀氏殉甲申之難起義如飴人知賀氏
之義不知賀氏之爲春秋義也然則賀氏以其人傳矣
何必書吾懼書之不傳春秋之義蝕則賀氏之義沒請
以質之吾子余旣聞范公言返讀其書爵然興瞿然感
掩卷而嘆曰大哉義乎彼浸淫乎公羊胡左者若薦三
鸞以味薦而已矣賀氏諱仲軾號景瞻順治戊戌

覃懷范印心序九江黃楚望之言曰有魯史之春秋則
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
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
可得而求矣爲左氏之學者魯史遺法大畧可見而惜
其不知經爲公穀啖趙之學者猶得屬辭遺意而惜其

不知史夫魯公分物典策必有故事修辭必有成法自
夏時冠周月之說起而黜周王魯素王素臣之說謬亂
而不可止趙汭有云四時始春終冬所以成歲三代雖
正朔不同而正月之必為歲首歲首之必為孟春其序
皆一定而不可易今既曰周月則建子之月矣謂建子
之月為春何夏時之云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孔子非史官亦非見大人也請修國史而時君時
相不以為嫌者其事與文皆史官之舊雖有筆削而無
增加也文定公傳功令所尊制舉家人自為書穿穴
難傳會膠固若法吏深文巧詆其病皆以為孔子之

三代正史之遺法也獲嘉賀景瞻先生

雜傳會膠固若法吏深文巧詆其病皆以爲孔子之

知三代正史之遺法也獲嘉賀景瞻先生

歸義三十二卷總序雜說一卷便考十卷首駁夏時冠

周月之失博辨拘例說經者之非至於君臣父子生死

患難之際未嘗不慷慨唏噓裂皆奮衷聲淚並發者

申之變以家居故兵備衣冠北嚮投繯自靖顏色不亂

陽陽如平常至感動妻妾四五人闔門自縊知平時講

求大義生死存亡之故兒女子皆能明之相與奮身殉

難九死不迴嗚呼公臨死書几上語讀書貴有實用今

果然耶讀史至前後出師二表知諸葛丞相之忠閱天

門掉臂一詩知丁謂之不忠言爲心聲判若蒼素歸義

數十卷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是書凡一再剞劂初則
華亭陳徵君序行之繼則丹陽湯平子校刻先生復手
自改定予家藏其副今年備兵武林與方伯張大隱先
生謀所以不朽是書者家文白讀而愛慕其人病其序
事重複爲芟其冗長撮其指要存十二卷中間有筆有
削以寓撥亂之權有筆無削以存策書之體或變文
筆而經世之義明或議而不辨辭從主人而國史之法
正屬辭比事而不亂斯深於春秋者矣或疑景瞻尊
定而平反過多文白愛慕景瞻而刪存無幾是何異
身者怪彈座之痛長髮者愛棄髮之費是未知權者

八卦餘生十八卷賀仲軾撰

四書率言十卷賀仲軾撰

仲軾自序余性嗜註書謂士君子不實得聖賢一二語與不識字者同顧以有用之精神而或虛擲以可爲之時日而或曠廢皆可惜也每游覽載籍有所感觸輒撫卷興懷而恨相見之晚四子書童而習之終身探索於其中而不敢漫爲論說緣程朱而後又繼之諸子百家已無義不搜無微不著無俟再爲闡發矣戊寅家居課弟侄於園中有偶因說題而他有所會者有觸之於事感激而動者有讀文章而意或不滿者有玩講義而恍

有所見者隨筆書之非次第實書且非一時之言故有
議義不符衆論為余一人之私說者至己卯諸弟侄應
省試不列自此各有喪事相接而學業遂懈余深以為
歉獨居園中翻閱舊稿乃悔出言之孟浪昔鄉先生遠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余甚惑之謂豈以
君子作事而有非者余今身試之而乃知其所以然也
古人始念一錯而出言舉事總無當者縱始念不錯注
立自謂不惑豈知深造功踈識見不定意氣之

七

以爲積習以行之孫以

三

論

之

况人微地僻可恣其妄議哉爰
以前稿新表諸說畧爲改竄雖不能悉符程朱庶不至
以美成譏而悔憾莫解也時諸弟侄勸余照經文補成
全書余亦有志奈值庚辰大旱大蝗盜賊蜂起村落無
寧日鄉不可居遂入城而縣無民矣時事日棘獨坐空
城中不堪見聞何暇及此况聞鷄之壯志空存而策蹇
之筋力已盡即斷簡殘篇亦何不可徵余之意也夫昔
崇正十有五年歲在壬午孟春之初

吳喬齡序昔素王運厄百六環轍週天下卒不見用退

而講明聖道欲垂其教於萬世泰山既頽門弟子蒼萃
師說附以諸賢之言為論語二十篇高弟曾子作大學
傳諸子思子思作中庸傳諸孟子孟子與其徒作孟子
七篇皆述大子之旨闡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教
人身體力行處則可以正身齊家出則可以致君澤民
非徒托諸空言已也祖龍焚書坑儒載籍蕩然漢興崇
尚經術諸儒接踵起論語章句則有白氏周氏訓則有
馬融傳則有孔安國註則有鄭玄義說則有魏陳羣集
解則有何晏疏則有梁皇侃孟子漢藝文志入儒家趙
岐注析為十四篇唐陸善經註復為七篇宋孫奭採唐

岐江析卷十四篇唐陸善經註復爲七篇宋孫奭採唐

鑑丁公著所撰文書義正義然自漢魏下

多有著述要第發揮其辭章詮釋其音義而已非有
實得諸心而以仁義道德措之躬行者也獨昌黎韓氏
慨然以孟子爲已任讀原道諸篇真有功聖教者至宋
而濂洛關閩之學大著朱子爲論語集註摘禮記中大
學中庸配以孟子曰四書其後著釋漸繁元皇慶二年
定爲程式以之取士有明相承於是學者屏羣書不觀
非朱子之言不敢出入則主之出則奴之雖以陸氏子
靜王氏陽明之卓卓且斥之爲禪學爲僞學矣夫空虛
寂滅之謂禪能言不能行之謂僞象山講書白鹿洞

者至流涕知荆門軍有異政文成直節著於朝端捨宸
灑如反掌此豈禪學偽學所能歟聖人惟孔子能集大
成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未嘗同於孔子要
不害其爲聖豈得因議論稍有齟齬遂訾詆之不遺餘
力乃高談性命之流方且搖頭拱手黜事功爲粗跡嗚
呼聖人之教豈徒使剽竊迂濶腐爛之空言欺世盜名
而已哉宜其事變猝乘膠柱鼓瑟茫無所措此皆陳同
甫所謂風痺不仁之人耳蒙嘗謂聖人之言無所不該
言見知仁者見仁學者誦法前言性行但能爲千
不謂之聖人之徒若貪名利苟死生罔識禮義廉恥雖

不謂之聖人之徒若貪名利苟死生罔識禮義廉恥雖
言言孔孟何裨乎然今之學者不特不能讀諸儒之書
并朱子書不讀矣又安望其有所闡發以羽翼經傳此
士習之所以不競也明賀公景瞻先生幼有大志讀書
以聖賢自勵年三十一登萬歷庚戌進士初授醴泉令
丁外艱歸服闋補青浦令所至有惠政入爲刑部主事
直節不撓以不附權貴出爲鎮江守先是丹陽姜公志
禮以忤魏闡罷歸一日部劄逮趙公南星而紙尾署姜
名院檄下郡提勘公曰姜四品京官非奉聖旨誰敢擅
逮時璫燄甚張臺司嚴駁公守正不移卒不能奪陞山

東武德兵備故死璫禍袁公化中子孫貧不能葬公捐俸金助之其勇於爲義而不避疆禦類如此旋以疾歸里宦橐蕭然閉戶謝客親課子侄其學益邃所著有栢園論草八卦餘生春秋歸義四書率言皆能剖析精奧自成一家言而不悖昔賢之旨甲申之變流氛所在克芹公嘆曰生平讀聖賢書志在忠孝我今得死所矣處公家事如平時公子敏猷先公卒廼以侄行素次子無敏猷沐浴索朝衣北嚮再拜遂扃戶自裁配恭人

氏王氏同龔曰我公死忠吾儕獨不

葉國勢危如

名公鉅卿方日事講學立門戶一旦神京失守奴顏
膝以求苟活不知其生平所讀何書所講何學公於其
時無講學名乃能從容慨慷甘死如飴蓋其所學實有
得力於實踐者故在家而刑於化在國而風節著無事
而恬退自高臨難而見危授命此真不愧為聖賢之徒
而豈華士之流所可相提而論者哉裔孫長喜好學能
文克世其家學出率言請叙於余余學殖荒落何能事
公之書獨竊慕公之大節炳如日星而又嘉生之昆
能寶守其先澤於兵燹剝蝕之餘故不揣擣昧而為
著述之源流以見學者之聞見不可不廣而尤當以

行為法無事空談聚訟庶不負公立言之旨爾

獲嘉縣志卷之十五

邑令吳都吳喬齡纂修

藝文

下

栢園文集十二卷賀仲軾撰

栢園詩草一卷賀仲軾撰

栢園雜稿八卷賀仲軾撰

栢園初草四卷賀仲軾撰

岳凌霄序栢園初草余友景瞻氏所論著也一刻於
拳再刻於京口去取稍殊評隲互出余於兩刻精加
較存其論十九首疏四首揭記議案各一首書二首

四首共三十三篇一切丹鉛概加刪削刻之金陵遂定本余得而序之叙曰此非文字之言亦非文字之態也斐斐疊疊振藻摛菁何在非文心之所躍露然而靡夸誕亾當實際故世莫不交口以文士詆之至於寫性靈苞孕元始坊表人倫紀綱風化非文弗任又文所克任已立德立功立言古分三事究竟德以居之離德則功為空言為幻塵即勲泐旂常簡藏金石亦所用之景瞻温温恭人其自繕部先生而上世有命於兩宮肇造繕部先生實董是役省大官金錢百餘萬

後聖極之工解四海廣其巨萬事正其

後聖極之工解四海廣其巨萬事正其

後皇極之工無以四海爲貴巨萬事正建建先生
反增擢上公繕部先生自應消滅即有前勤無論不
希冀弄不敢稱述矣景瞻懷忠孝之極思繁廻寸衷
耿不置謂是手足拮据之烈一生精力盡注於此忽
沉亾竟與草木同腐朽我亦人子安能恣然已耶於是
醞釀沉酣傾儲而出奪他人之酒盃澆自己之魂魄
事則評逆心則駁其發源深故其體厚其托興遠故其
旨微試取諸篇讀之無一不婉中人情恨極大理自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之外無一漫語且其非
是是出自孤裁不隨衆轉亦可謂介然自信之篤矣

文在筆墨之中亦復在筆墨之外不作文字觀者別有
遇於杳冥瀕恨之域即以文字求之明白正大通乎
地亦蠢蠢不可易幾者唯是父是子攝德功言聚而
一故功高一世言滿千秋覽者以言等功以功等德
幾作者之意不任嘵嘵以特持孤斷顛翻徃古矧
以單詞隻字鞏悅斯世耶崇正己已涂月二十有八
華亭 序韓昌黎云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

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
壯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獨行不求伴侶若使大丈夫
議論古今成敗得失事唯唯諾諾亦步亦趨雖有

未嘗言等是無口瓢也二蘇應舉請教於老泉曰一

議論古今成敗得失事唯唯諾諾亦步亦趨雖有

未嘗言等是無口瓢也二蘇應舉請教於老泉曰一
題一罵題夫見因循之可厭而於題相反則似乎有
於文豈篤論哉近讀中州賀令君所撰論草數篇其
原細揣摩微引證明斷案確詞嚴而義正意達而氣
大言小言橫說豎說有今人不曾聞而古人不曾道者
夫能發今人之所未發雖欲不愛不可得也能發古人
之所未發雖欲不傳不可得也大要論以識為主識
膽為主膽以理為主理以讀書為主公承鳳山先生家
學上自經史旁及諸子百家二氏之書博覽精綜搜
咀味少有不合則設身處之凝神索之甚則廢寢食

吐沫或冥坐以窮其變或與豪客竒士掀髯抵掌反覆
上下以求其至當之所在而後筆之爲文爛然有萬丈
不可掩抑之光芒確乎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議論而公
非好綺摭好穿鑿務與前人相抵牾也不如此則理不
覈識不卓筆端之膽不露而局外之眼目不明自公之
論出非特邪執偏見者無敢塵尾相難即使起古人於
九原而示之其不顙泚而心服者鮮矣公宰邑三月廉
可使鬼神服明可使魍魎遜即有兩造出片言立解以
去案無三日牘民亦未嘗裹三日糧神明之鑒業已

蹕人口異日召公爲諫官當天子御前借籌畫筭與
大夫爭可否是非決不隨人妍媸拾人涎唾惟因循

蹕人口異日召公爲諫官當天子御前借籌畫芻與
大夫爭可否是非決不隨人妍媸拾人涎唾惟因循
是附其封章彈事錚錚皎皎有如此論矣王伯滔曰
請梓示諸生且以告海內今果有韓昌黎其人

經史致曲二卷賀仲軾撰

仲軾自序古之人有書非徒以記故實繁文詞而已
將明著其所以善敗之故以爲後人之法戒也後之人
讀書非徒以資口耳侈辨博而已蓋將鑒前人所以善
敗之迹以爲今日之趨舍也子曰信而好古聖人猶信
古况吾人乎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興觀羣怨之功於人大矣寧獨詩已也里巷小說百家

逸史儘有可以感發我者而或者以爲荒唐不經不道不信則歸之於經史夫經史備矣然博極載籍而不以一字之實用猶之與不識字者同也乃亦有善善惡惡者矣開卷欣然反之於身亦若有可師可法及其小者拂意則惡態勃然雖有聖賢格言典亾明鑒傍觀下愚之人亦知其不可而百無顧忌若而人者所謂自暴自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迨履錯之後氣平之未嘗不悔而漫無創志事到復然雖有一念之萌將用之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所以亾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亾國敗家之有

所以凶者不仁而可與居則何凶國敗家之有

言未嘗不撫卷太息也彼不仁之殷鑒方冊何嘗不
載惟是讀書與行事了無關涉然則安以讀書為乃
書又益無所適從語云千章之蔭得其一枝九鼎之
嘗其寸爨經史之體會既非力之所及則莫若多其端
緒幸而憤悱有時亦惡定其從何門而悟入蓋子貢曰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此聖人用
簡之要道也然而愚人未能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所謂聞一以貫之者也而日省不過三又皆極淺
近極尋常是何也蓋聖人之道一一故川流即其敦化
賢人之功實實故下學可以上達及其成功夫婦之造

端天地之著察一也未始分也然曾子之三已異乎子
貢之一矣吾人既無日日省身之功當存逐事體驗之
意故於經史之採取列爲目七十有奇分以盡古今之
事情默以準吾身之境遇名之曰經史致曲或庶幾念
茲在茲者乎但實收古人片言半行之益不羨五車之
富矣余益以自警且爲中下之人如余者開便門也或
曰繁則雜博則寡要心無專執雖七十之目且不能記
憶况欲爲希賢之事乎是不然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
賢而內自省也旣未能融會經史則以意採擇其可法
可戒者使古人常在心目之間不亦可乎子貢一言

三省大賢實力誠有愧焉以視泛濫子史而漫

可辨者使古人常在心目之間不亦可乎子貢一言
三省大賢實力誠有愧焉以視泛濫子史而漫
宿茫無警發者不啻有所把握矣多云乎哉中道廢棄
卷目亾失不全取其存者輯之因各贅數語以志所以
立目取義之初意原卷每條各有附麗之事而精力衰
耗今亦不復能詮次之矣

耕餘漫紀二卷賀仲軾撰

仲軾自序余自歸田後栖息園中日與農夫野老相晤
對恒苦於無可與言惟性好尚論古人每讀一帙不甘
隨聲是非遂有去取及置卷則旋亦忘之將古人之前
言徃行猶如逝波不能留之心目之間猶之未嘗讀也

邇日無聊苟有所感輒復記錄非敢學衛武公耄年進德而愛日之思時切念慮恒恐稍馳於盡故借以不虛歲月耳然倦於修詞或不能達意或亦不能盡記所存者千百之一二轉思古之人存什一於千百未嘗不可以見一斑但識見之淺深議論之當否必有所折衷而後定茲則地僻人微無所與訂正未知是否雖一得之見空存自是之私未泯而品評衷諸大義毀譽不敢隨俗夫亦謂三代斯民之願不妨存之耕獲間也特懶於筆研亦不詮次姑抄而存之以俟夫萬一有知余者

澤案牘二卷賀仲軾撰

仲軾自序今夫勤簿書以勞做心力則名之曰俗吏云俗吏高士弗屑也夫其却嘯林玩鶴之逸謝臧耳鷄足之韵徒塵容俗態日牢騷於廳事中與頑做小人競齒頰爭毫髮細事豈曰不俗雖然政惟俗事未容以元選諭苟不得其情將團絲尺絹不能以玉塵揮之使去泥飾隱互之情肆詭譎之辨以求惑夫一人者哉則又安在以俗吏少之也有司於民則稱父母赤子疾痛則呼父母豈其間事之大小寧有居父母之席受赤子之泣乃諱言家人事飄然為出世之想哉且夫兩造具曲真

陳民間一事官或視之甚微然輕之笞辱巨之身家其
甘苦悲愉判已霄壤故嘗論之聽訟有似射覆明察
難坐照豈無事理足據則情難度也故悉聰明致忠
十不得其五六况乎刑罰之用君子以明懸勸戒耳
之所移心志之所習將教化於是乎寓若之何易之
故劇郡獄訟尤煩先公之拮据於是邦者梗概業附
事中若詞訟則瑣屑不勝紀然偶有得於聽聞隨亦
之故家藏有斷獄數事謹檢而付之梓人非敢謂
釋枉有得情之奇軼之意蓋謂此乃所云俗吏之
先公以其可用之才力困頓於下使既無可

先公以其可用之才力困躓於下吏既無可
惟是俗吏之事消耗其壯心而已矣
里竟以資志不復別有報稱悲夫

定善篇一卷賀仲軾撰

感應篇註解一卷賀仲軾撰

祠堂四世位次議一卷賀仲軾撰

賀氏族譜八卷賀仲軾輯

仲軾自序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人之有族
猶本根之有枝葉皆祖宗之子姓以茂衍我宗去者
故枝繁則本壯族衆則姓強疏棄其族者所謂庇焉
縱尋斧斤昔人謂之愚是以古有宗子之法百世之親

統於大宗五世之親統於小宗寧惟是世嫡之傳過爲
尊崇正以嘗蒸之事責有專任上以萃死者之精神下
以序生者之昭穆使夫同姓之親歲時再見雖百世之
遠而一本之意依然一堂長長幼幼不失其倫即千百
千億不至於渙散而無紀雖無服甚疏遠然嚮陵詒誥
之心輒有所畏懼而不敢肆終不至如路人之不相識
者必於此宗祭焉繫之此之謂尊祖此之謂敦族此之
謂宗之所係甚重故敬之也宗子之法廢於是宗不識
族族不識宗嘗蒸之事杳然昭穆之序茫如五服之內
僅存名分世數之疏了無關攝比其初誰非一人之

而強蒸之至此也是宗子之通也然族不

曾存名分世數之疏了無關攝此其初誰非一人之

勝而強燕之至此也是宗子之過也然族不統於一
亦族之過也故尊祖必須明宗明宗必須辨族譜
所以志族也是尊卑長幼之世次而生死昭穆之終
也賀之族來自晉中世爲獲善族族故有譜嚴君存
每留意序次堂兄盡美命軾繕錄而記之軾乃即舊譜
稽其系諱考其生年別其宗支俾家藏一冊則祖孫
叔兄弟之倫序及名諱一啟卷可知後之生者各以其
支屬續入之將無復遺忘重僭之患軾於是而竊有感
於親親之際也族自遷獲以至於今垂二百餘年矣
其世次考之及軾之身八世其下又復二世中間生齒

之繁衍離合之變態殆未可盡窮然以其譜之見存者稽之何人數之寥寥也聞之尊長言族故稱繁衍大抵皆萬歷戊子年間大祲大疫之摧殘之也生者僅存而存者乃復有流寓於他所如今之在西華者是也嗚呼亾者不可復存存者又聚散無常居即今之所謂聚族於斯者亦止僅識面貌存稱謂而親親之義益亦微乎簡焉由斯以言則大宗小宗之統何可不立而春秋時祀之禮何可已也軾欲畧倣古宗法而行之無服之親大宗主之五服之親小宗主之以專職夫祭祀之事而族之人各以力助祭或時祭或歲再舉因以燕而

族之人各出力助祭或時祭或歲再舉因以燕而
馬圖不必求盡合典禮但畧存什一於千百以稍集
族之道則分未必不加肅情未必不加親強悍鷺陵
氣未必不潛攝默化而祖考冥漠之精神未必不加
而福庇之費既不煩事亦易舉或亦聚順召和之機
敦族尊祖之意也謹畧序於左以俟夫世次之為宗
及尊長裁酌

廣儉約一卷賀仲軾撰

約族俚言一卷賀仲軾撰

清畏堂集一卷馮兆麟撰

齊遊草一卷馮兆麟撰

南國公移五卷馮兆麟輯

湖南風土記一卷馮兆麟輯

馮氏族譜六卷馮兆麟輯

一兆麟自序余嘗讀淵明詩至同源分流人世易踈慨然
一寤歎念茲厥初之句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夫始一祖耳
一子姓蕃衍瓜瓞綿綿世率艷之然昭穆既遠視若路
一甚者操同室之戈矣萃渙合濟當必有道則族譜豈
一緩哉吾馮姓源出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畢萬食采
一馮城因以爲氏自是而後若驩若唐若元若常若末

名歷代未易更裝後類譜謀無定不族妻附卷四

可考云初自鎮江金山衛遷揚州之如臯因爲

司考云初自鎮江金山衛遷揚州之如臯因爲
人洪武中貴一公始隸直隸寧山衛軍籍而屯田
獲嘉縣境中蓋其時用五丁僉一之議而貴一公之
子仲儀公有六子故應其例而戍塞之名則仍貴一
云是爲始祖至仲儀公子長公始定居於此子孫
之正以下五枝皆仍家如臯也相傳貴一公及仲儀
戍塞而老皆還葬如臯又曰始祖及二世祖南遷而
因葬之祖母皆北也然其詳皆不可得而知矣夫自
一公至不肖麟才十世二百五十餘年又且衣冠輩
而已若存若亡又况奕葉之後千里之遙而欲從

無徵之中求其彷彿是可得乎空同曰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余學踈才淺久困諸生妄意一脫泥塗詮次先業而河清難俟於是紀述家傳而又參以故老睹記及邑乘所載又節畧諸誌表重修族譜譜以明世則源流為最重故南北當合而一也作世系第一漸近則漸詳自通判公以來生卒年月可考也作家傳第二代有顯人懿美醇德弗可泯也作大傳第三外家及諸祖姑姊妹所歸者皆有血屬之情亦弗可遺作外傳第四有所聞見於譜系在若離若合之間弗忍去也

年附錄第五是皆存什一於千百云爾凡我族姓

先德者幸早見示余小子當執簡以從續為更訂也

先德者幸早見示余小子當執簡以從續爲更訂也

居一韵一卷王納忠撰

納忠自序竊思元氣無形而有聲聲唱之以成韻韻機
無體而有用用寓處卽爲體大哉韻乎其旨微矣有太
極陰陽之變化含天地萬物之紀律象無不備理無不
該始自軒轅而五音之清濁辨矣繼自觀音而四聲之
等字設矣詎非宇宙內一大有益事也耶後至宋司馬
君添立字母以統羣聲事亦可取無奈後人所壞自作
聰明妄立程規母則重之韻則多之本同也而兩見之
本合也而強分之頭緒不下百縷根宗全無一路執一

人之短見貽萬世之瞽盲惜哉愚謂韻之來原有一定
聲之調本爲自然何至此而紛紛乎於是以暇日覽羣
韻之集三味之復不揣而刪定之重者併焉多者去焉
同者一焉分者合焉母存三十二韻定四十四切各就
母門攝立十二半題名曰居一韻蓋以事屬一定有者
不得不有不涉人爲無者不得不無增無可增減無可
減學者甚易用者甚便也其間即有求方言而不得者
要不外此四十四韻中會推之耳試閱韻說始知其
衷矣是爲序昔萬歷癸丑仲春

集二卷賀

素懷

李嶠序惠書稱於環有子李嶠無兒夫嶠固有子何謂
無哉昌黎曰莫然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不傳
余觀世族之子未嘗不樂道其先業然徒矜門第潤齒
頰三至於手澤遺香往往散逸不收甚有以覆瓿者訪
以文獻惜若秦越之不相聞而覩然自詡曰吾世族也
是得謂有後乎哉世曰賈閻仙每歲除日取所為詩祭以
酒醑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古人著作其自視如此矧
為人後者猝得其尤人一言不尤重於九鼎耶余中表
賀子沂侯篤孝人也其太高伯祖忠節公丁明季之厄

從容就義闔門死之忠孝節義貫日月薄雲天遂與劉
雍邱公並有千古一時大河南北綱常立振沂侯爲其
近裔凡懿行嘉言亦既珍訂什襲永永不墜矣既又得
其高祖孝廉公亦在園集且悲且喜將與枕上客燕二
集並付剗剗而囑余爲跋語余讀沂侯所識悉是集顯
晦之由喟然嘆其篤於孝而喜其用意遠也敬誦集中
僅五七言數十首而光氣不磨七言如滿 秋草月
昏書牆暗記移芳日殘霞數點隔窻明餘夢留家不
還五言如野花無日落日秋草亂閑雲衾破賴裘維霜

戀旅惟孤彼同 燕山深藏太古等句若令詩人

便覺雙眸炯炯古逼唐人因獲卷嘆曰此是

便覺雙眸炯炯古遍唐人因掩卷嘆曰此是以前
且孔子刪詩合一代雅頌十五國風其存者三百篇
古詩傳十九首漢魏以來遂為絕響而宗忠簡石刻
陰道及岳忠武題湖南僧寺片言數語飄落人間至
益奉為瑛璧又烏用連篇累牘風雲月露為哉抑聞
吾邑殷太史公嘗求其相國遺稿其子孫以舊刻贈
詩四卷無一存者笑而謂曰河南人素不工詩集以
不足病太史駭嘆斯言因悲其不學面墻舉以為戒
嗚呼人之賢不肖何相去至此無他其趨既異而
所自樹立者絕遠也若沂天之勤搜博訪卒能使光
芒頓露亦

何其誠切懇摯而以有神佑也蓋其志在於保世立宗
非徒語言文字之以重而重其先因重其先人之一言
則雖謂過於九鼎可也孝廉公可謂有後矣故余觀是
集之出沒隱見並誌沂侯之篤孝知其與是集之精華
同不朽云

綠野堂枕上詩一卷如行素撰

客燕草一卷賀行素

覃懷張紳序吾友乙酉以麟經同門賀子乙酉以麟經同門賀

貞公吾年伯景瞻乙酉猶子也賀貴官前朝憲副賀

歲殉國不愧賀心賀人既賀且賀而賀

令子振能又守文貞祀其克光乃伯父者十六年於

管子振能又守文貞祀其克光乃伯父者十六年於
顯酒然落落孝廉也天之報文貞何遲哉予與居易
七困公車計麟經春發者四尚厄吾輩四人俱河北
歌有極眼崔子去居易僅百里野王則予及治菴楊子
今客燕山者予乙未揀令職鬱鬱未就居易偕楊子
一候揀吾同門兄弟何遇蹇亦屢同乎豈春秋為衰世
業者多弗祥負才必畸亢激之氣難投俗耶然吾三
一既不得於甲第而肆志迸力於詩予有燕臺集霜聲
影刺刺如病蠶居易見之憐且快頃訪居易寓新句
壁間亦類寒花而楊子有易水之行緘數首適至予

居易讀欲泣吾三人復同詩情如此居易謂予曰揀後
將歸無以慰妻孥贈同社諸友欲鐫客草一冊當下第
樂事張子其以名山筆序我予笑應曰髯公狂癖乃只
在百七十里外哉自顧落落孝廉將無迂甚然吾輩未
難火齊青萍結緣不集於家而取寒山片石固不厭
餐也居易素嗜詩齋頭積數尺許尤喜誦古唐詩歸問
叅鍾譚一派其於詩不傍世譜而錚錚自立推此志進
於古詩人豈難哉聞其家築有園林擅塵外之致他
予過寶邑當爲作賦並慶文貞公有後居易肯以

酒醉我否

卷詞稿一卷郭獻吉撰

詩集二卷郭獻吉撰

邑人賀振能序善乎於麟李子之言詩也曰詩言志
士有不得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己於後也而昌黎亦以
為物不得其平則鳴嗚呼盡矣嘗縱讀古人詩文其志
慷慨者十八九而譜得意歡樂之事纔十二三且其志
深宏遠詭竒變化之致震感心魄膾炙今古者類取之
人情世態之感激與險阻艱難之閱歷若夫剽掠纂錄
掇拾牙慧即復嘔心肝極推敲而出之一旦貴洛陽紙
而作者屬可有可無之事讀者亦可有可無之文則人

之心不動而情不生也自宋以來罷詞賦而風雅道喪
間復一二志古之士又徃徃學不博而才不敏所謂通
於俚而掉爲險者故前朝自崆峒信陽弇山濟南而外
詩固未敢輕與也蓋皆以可有可無之情成可有可無
之詩即在唐人應制諸章已大遜其生乎之作况後此
一者哉余少嗜有韻之言不欲自外於風雅然業攻制義
不窺其室而輒棄去至是上春官遭躋蹙不得其志時
與同譜諸君子悲歌燕市日以詩文相遣慰比還里檢
家所藏魏晉三唐諸大家近遠明季國朝名集稍
力焉輒復如有所得也會余友右之郭君以卷

下文酒相歡風流其
訂慰藉之樂不減燕市一日
所著詩數卷示余且
屬序余讀而快之快之而益愛
之不覺撫卷而嘆
其憂幽也騷也體結而嚴正也
也怨而不怒也其思
人之遺也慷慨悲歌殆所稱不
而鳴者非耶公賦
卓犖早年名籍籍人知其將大
為出倅青齊而世
蹈險巖期年解綬歸語曰文章者
世之大業亦不朽
之盛事公高才勝畧雖不信於
知其必有以自見
是以讀公之詩而快也公風
學宦歸而博學益力
故其為詩悉本晉魏三唐之法
近今所窺即復
一騰駕繩墨要皆取之人情世態

感激與夫險阻艱難之閱歷故其幽深宏遠詭奇變化之致皆足以感心震魄膾炙一時者豈復可有可無之情文乎哉噫以公之詩出而告天下後世當必有遙相愉快深為公可如余今日者何必非得志之一說也則公今者不得其志以日鳴其不平而俟知己焉亦可自信如於鱗子之言詩已矣

郭氏族譜二卷郭獻吉撰

窺園稿四卷賀振能撰

邑人郭獻吉序詩有

非關學也恐無學不足以

其才詩有別致非關

也恐無學不足以

才學八卷一
致則驚鴻遊龍也理則繭絲生

才揮八極

致則驚鴻遊龍也

理則繭絲

也課業之餘寄興風雅字馭奧旨語肩瑤瑯信手拈來
超超元著綠四德俱備故鷄羣鶴立耳余逐客幽居時
遭山鬼挪揄壘塊難銷憤懣欲絕得其稿讀之恍若清
風襲袂皓月窺簾韻趨撩人覺感慨欷歔蕩然如掃知
作詩抒懷尚有敲琢之苦讀他人之錦製流連不已其
抒懷更暢也余昔嘗有里言丐蓬仙爲序今珠玉在側
覺我形穢當付之丙丁矣辛丑暮春十有四日

竹心稿一卷賀振能

振能自序振能蚤年抱子猷之癖所恨居僻陋無辟

佳圃足徵人懷歲在丁丑偶染沉痾日與藥裹爲緣一切
文字之樂都廢會人遠寄琅玕數本喜植樓前用作晨
夕清供因賦有節一身渾是勁無心到處自成圓又曾
共梅花分雪月不隨蒲柳怨霜風諸句贈之聊自適
日既久蒼萃成卷因自題其稿曰竹心弟子姜遠以余
疾新瘳不應時力硯田曰竹以無心致人愛而君子
多情爲竹勞無乃不可乎余嘉其意自是稍踈管城
是政園集一卷馮錫不著

孟子晚七卷馮錫采

子推憲序

國朝以前有舊制以四子書取士士

髮後未有不讀四子書講四子書者余謂大中必讀

髮後未有不讀四子書講四子書者余謂大中必讀
問語類乃可領會一二論語言近旨遠探之愈出其奧
妙殆非語言所能罄惟孟子浩氣獨流語頗明白易曉
第以今人代聖賢語氣欲以肖其神吻得其宗旨必使
輕重高下宛如新脫諸口方能以我今日之心上印受
千百世以上之心而如出一轍此先孝廉孟子曉之語
由作也或夾一二字於句中或夾一二句於數句中務
使學者於當日神吻宗旨浩乎有得焉嗚呼讀書破萬
卷領悟在一心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承學之
果能逐章逐句體會聖賢語氣讀白文並讀夾語可

讀白文不讀夾語亦可也

抑亭文稿二卷董天星撰

抑亭詩稿二卷董天星撰

天星自序觀古人嚴於論詩而知一歌一咏必信於
而後可問諸世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蓋有味乎
言之也凡有作者必求序於是詩以序重也序必
達官名士為之是詩又以序之人重也桓譚識法言
與草元晏推兩都之聲價夫豈虛譽哉詩不信心而
求之序謂學步者曰居然邯鄲謂效顰者曰又一
此則不可欺人之事矣作史者義兼褒貶而作序必

史詞嚴月昧於舍每識實則人必

此則不可欺人之事矣作史者義兼褒譏而作序

聚詞掇明珠於滄海識寶劍於豐城亦復何疑乃
汚納垢曲就揄揚固長者忠厚之道而已不足假
獻羨以張其著作恐世有具眼瑕瑜立見則詩之有
不亦可以已乎吾用是引以自律而不禁皇然愧揚
懼也予少不諳聲律之學及長頗欲從事惜誤逐名
役役鉛槧遂致習焉而不精但自分生當盛世既不
揆藻摘英鼓吹休明作金華殿中語亦當如兔置野
芣苢女子發為咏嘆雜諸風謠以自抒其性情之所
托不宜默默而已也以故此身此世多所感觸一切
喜可愛可驚可愕之故稍稍托之吟咏而至老益有

能自己者其工拙勿暇問焉嘗出所作詩質之郡侯
逸羣莊先生曰可質之鈞陽劉樾庵明經曰可質之
張司成桐江約齋張先生亦曰可近與長白祖朗亭
陽李蕙荻間多唱和不我吐棄抑又似乎可與言詩者
而自昔迄今終覺恍惚自疑恐音不叶於天籟律不
於古人徒以忠厚包荒之道累及長者故不敢輕丐一
言以爲倚重也今從我游者勸之梓因檢散哀零災
梨棗希同志之人或摘瓦缶之片響或擲下里之鄙
或竄一字於梅花或錄片詞於楓落皆所以玉我如
托借弁言爲開卷先容豈不愛乎

托借弁言爲開卷先容豈不沒乎求教之苦心哉

予自序而特序予詩之所以無序

軒唱和集一卷董天星偕同人著

天星自序虹影初收蟬聲疊唱水雲澹宕花木清幽
光集襟帶之間爽氣來亭臬之上予一醅初熟其物雖
多非四座有人斯情曷暢矧雲烘紫殿重燃九華之燈
月印銀河再渡雙星之駕天上佳期復邁人間好會
逢偶借居停奉邀同志客滿雲龍日鶴絕勝南皮盤饌
臚膾蕝羨殊慚北海暫作賓中之主以猶近薰敢題酒
後之詩拋磚引玉得蒙辱和不負斯觴

望野園文集十卷劉文蔚撰

始學草一卷郭植材撰

一山房詩集二卷張楫宰撰

秀巖菊譜一卷郭禦鋒撰

等韻歸宗一卷馮伯鉉撰

惠清草一卷王廷楫撰

西則軒遺稿一卷王廷標撰

呵呵草一卷周之德撰

敦素齋詩集一卷王煒撰

寓意草一卷王炳撰

州理學錄四卷賀翰需撰

學忠節錄二卷賀翰儒輯

大梁書院崇祀考二卷賀翰儒輯

奕世書香錄四卷賀翰儒輯

栢園小志六卷賀長喜輯

熙菴文集四卷賀長喜輯

憲輯

馮惟憲撰

撰

令吳郡吳喬齡纂修

祥異

春秋紀災異而不著占應劉向傳五行則一蟲之蟻
一物之戾悉與人事相關似過泥矣雖然和氣應而
休徵生乖氣應而咎徵發天人感應之理確有可推
雖其間有合有不合不必悉繩以五行而彙著於編
用資考驗此固史家通例觀災祥有畧亦作志者所
宜登也志祥異

同

敬王四十三年丹河不流

元王六年丹河三日不流

漢

武帝建武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稍西北行入營室
離宮二月乙未至東壁滅

成帝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

晉

武帝太始六年大雨沁溢大水

七年六月沁復溢大水

隋

文帝開皇十一年十一月地震

仁壽二年大水

唐

高宗永徽二年河清

五年大水

顯慶五年春旱

玄宗開元三年蝗

十四年秋大水河及支流皆溢

文獻通考開元十四年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圯
甚河及支川皆溢懷衛鄭滑汴人或巢或舟以居
十五年牛疫

周

太祖廣順二年旬日無鳥

宋

太祖乾德五年河溢

開寶六年六月河決自懷州至獲嘉北注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五月河決自懷州至獲嘉北注

真宗乾興元年大水

嘉祐六年三月癸巳火犯木在營室

占曰主備兵

宋治平 年黃沁河溢

宗慶元六年熒惑合於室

宗大定二十七年二月黃沁二河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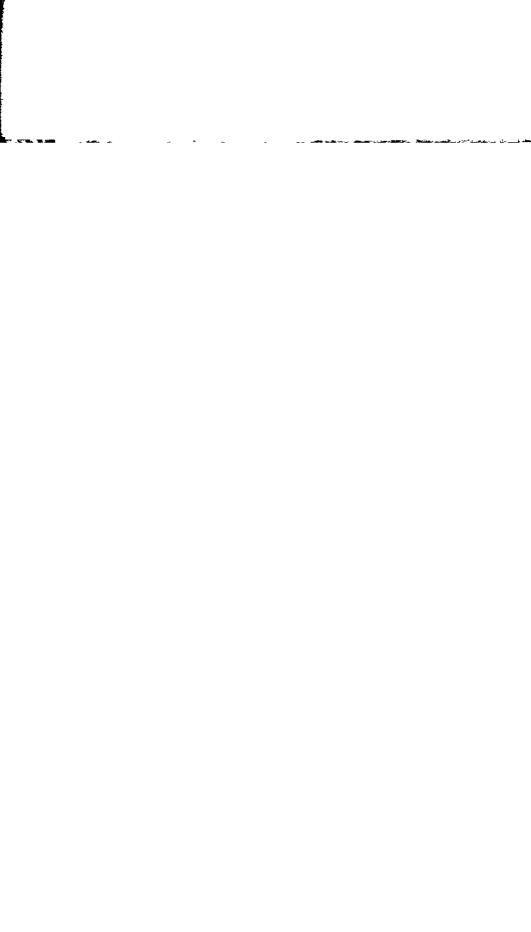
宗貞祐二年六月河清十餘口纖鱗皆見

元

世祖至元九年七月沁水溢

二十年沁河決

成宗大德六年河溢



沒殆盡

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

十二年沁河決

府志沁河決獲嘉新鄉城中水深數尺濱河禾稼廬舍
漂沒殆盡

二十六年木星逆行留營室

二十八年十二月地震

神宗萬曆七年淫雨沁河決田禾泮沒民舍漂流千餘家
邑南城崩

十一年夏五月雨雹大如杵殺人

十三年大旱

十四年大風異常百姓震恐仍大旱

十五年大旱三月十五日未時地大震聲如雷至漏下
鼓復大震

七月沁水大決陸地行舟

十六年春旱大饑疫死者枕籍民相食

十七年蝗草木皆枯

十八年冬亢村池冰結花如蓮或如牡丹枝莖萬狀

觀之無所見

十九年夏有龍從文星閣起閣為摧一隅所震木且

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並大旱民饑

二十八年秋熟未獲烈風三日禾盡偃歲不登

二十年秋木生叢穠間有三穰者多在巨栢村

莊烈帝崇正九年至十三年五載旱蝗兼兵賊焚掠廬
橫作民死於兵死於賊死於饑寒並死於疫者百不存一
二存者食草根樹皮至父子兄弟夫妻相殘食骸骨遍
野廬舍邱墟

國朝

世祖順治九年水災邑北地素高阜房屋人畜漂沒過半

往來皆以舟渡

十年復水災秋禾蕩然

十一年沁河決傷禾稼

十二年旱寇為災五穀不熟

十三年飛蝗蔽天蝗生蝻蝻復成蝗三秋如掃

聖祖康熙二年沁河決至獲東注勢迅猛城為所侵欲
裂知縣陳生古率民力塞之得不害舟行至城下秋禾但
沒

七年六月初十日地震

三年大旱

二十二年三月地大震有聲如雷

二十九年八月龍自邑內東南隅三官廟前門樓上起雷聲
六作門破瓦掀上帶血痕

二十二年三月霖雨晝夜四十日麥禾盡傷秋旱穀不登
知縣馮大奇捐俸買米施粥救荒自十一月起至二十三
年麥熟止饑民全活甚衆

二十四年蠲本年以前未完田賦四月龍自大西關外柳
身內起樹為火焚居民以水救之

二十五年秋旱蠲本年田賦之半

二十六年五月旱有龍自城東南隅女牆外披數甃而起

移時霖雨沾足

二十七年春旱

二十八年旱歲饑八月雨撫院閻率各官捐給麥種知縣
馮大奇捐六百石冬各憲復捐銀賑粥

二十九年夏旱免賦十之三

三十年春夏旱秋蝗免賦十之三

三十一年歲饑蠲賦稅

三十二年夏蝗

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地大震聲如雷塘水湧出屋舍

十四年歲豐

十四年歲豐

十七年旱饑

四十九年夏蚱蜢傷苗

五十年除漕糧外免一切丁糧

五十二年大有年

五十三年春夏旱免賦十之二七月雨九月隕霜殺禾

六十年春夏旱免賦十之一賑穀二千九百餘石河決

七十九年西南被淹賑穀三百九十餘石冬各憲捐銀賑粥

二十一年旱歲大饑糧停徵三月地震聲如雷四月復震
世宗雍正元年春旱大饑疫截漕二千二百餘石賑之二
月十八日薄暮有黑風自東而西晦冥莫辨六月初旬始

二年二月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是歲大有年

三年六月初二日星墜有聲

四年五月淫雨為災糧停徵

五年歲豐麥秀兩岐

六年歲豐

七年九春歲豐

八年三月十四日雨而

三年三月十四日雨而一尺許

十一年蝻生穆官營捕滅之

十二年歲豐

十三年蝻生穆官營捕滅之

今上乾隆元年歲豐

二年九月初七日未時地震是歲豐

三年蝻生孫家庄捕滅之

四年夏雷雨傷禾壞屋蠲賦有差賑穀八千六百餘石

五年夏蝻生捕滅之

六年七年歲俱豐

八年秋旱蠲被災庄村田賦有差賑穀一千九百餘石
九年穆官營生蝻旋捕滅之歲稔

十年歲稔

十一年歲豐

十二年秋旱免賦十之三

十三年夏有蟲食穗一夕大雷雨俱盡不成災
十四年河口開田廬間被淹沒撫卹有差

十五年夏鄰邑蝗生不入境

十六年有年

十七年麥大熟

志以徵文獻網羅不厭其詳簡內所登亦畧備矣其
有事涉邑境而於門類無可比附者列諸雜志以
參考至神鬼怪竒之事明理者所弗道然或確有可
信不同無稽間採一二附著於篇用以廣見聞而
懲勸固不得與齊諧埤雅作一例觀也志雜志

史記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破芒邲軍斬襄
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正義括地志云懷獲嘉縣即古之
南陽

漢書高帝紀三年六月項王圍城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

車出城臯王門北渡河宿小修武

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一說即今懷州獲嘉

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逃
兵趨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軍小修武
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帝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
破以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以為獲嘉縣

史記南越傳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南越王以入
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莫
復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
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

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嘉得

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相呂嘉振非嘉曰
免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學之
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
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
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若不
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
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
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因與大臣作亂
太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
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邾壯士

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
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許
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

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立術陽侯建德爲王
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

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
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

下橫浦六年冬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
船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

大燒城越衆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

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城反

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檣船力攻燒敵反

伏波營中罕巨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

百人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

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得建德封為海

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為臨蔡侯邑以獲嘉得名故特詳其事

普書惠帝紀建武元年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穎於

夫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齋侍

中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次獲

嘉市麩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父老獻蒸鷄帝受之

唐書王世充既鳩殺越王侗率眾東徇地至滑以兵臨黎

陽時黎陽爲竇建德守故建德亦破世充殷州

唐書宰相世系表崔壽左監門將軍獲嘉侯

唐書廣平王入洛陽嚴莊妻薛舍獲嘉給言永王女詣營
兄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約賜鐵券莊乃降

明洪武元年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
梁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進克獲嘉降縣
胡中信俾守衛輝

明世宗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乙卯車駕南幸三月丁
亥宮火延及御寢越三日至亢村行宮復火

李村曰搭連冢在李村營曰饑冢在大港鎮營曰三
冢在三家庄二冢相連最高曰四里冢在縣南四里六
三里冢而高不及曰金馬駒冢在沈家庄曰四女冢在
陽屯曰閻家家在小位庄東北曰陳家家在小位庄正東
右十冢舊志俱不著人代又無碑碣可考竟不知爲誰
何之墓矣改入雜志以俟後之博識者

冀國定以詩經中嘉靖己酉鄉試授趙城令邑故與洪
隣有水界二縣間居民分以灌田趙七洪三從來久矣
洪洞令忽申請兩臺欲奪趙城之水賀具文爭之事下平
陽府司李司李故左袒洪洞集二縣議曰聽於神以麥麩

一石煮油菓十置水上流聽其流入兩縣視所得多寡定使水分數賀不可曰水故趙七洪三今若此儻洪多得菓一枚則趙減水一分矣司李執意行之時兩縣民同聚河干觀者不下萬人其菓自上流浮下七徑入趙界洪止得三邑衆歡呼咸謂神鑒不爽於是洪洞令色沮意奪而司李亦語塞事遂定

辨萬歷十五年六月新豐社民王好仁妻師氏抱兒乳哺忽被雷擊所存僅皮骸齒輒消盡兒無恙也皮有雷神書一行入莫能識

二十二年冬亢村池水結成牡丹蓮花諸態

村人王近愚舉進士不三年而卒說者謂

村人王近愚舉進士不三年而卒說者謂其志之
大明之象而實易消故不能久也

賈文貞公仲軾以禮經中萬歷癸卯鄉試榜發後謂
馮公月貞馮謂賀曰君卷已被黜貴座師解午夜夢
頭絳袍持節而立於榻前者解驚寤急起索燭閱
廢卷中得君及曹君治定卷遂取中非神授以夢則
遺珠矣賀後見硃卷卷頭書一不字為水洗去猶隱
痕庚戌赴南宮臨場前二日夢一僕謂曰場中若出
誠其意者一節則售矣既覺心動思構一義念試期已
恐耗神思且夢境未足憑遂置之比入場題下有操

而過賀號者曰所謂誠其意者一節賀心冷然知必售也
是科登韓敬榜

曹邦教祥元孫居鄉多義行貿易臨清一日居市樓草
嘗忽空中擲銀半錠於几或曰此天賜宜謹藏之邦教
無故而獲財不祥下樓見市衆羣毆一人則銀匠爲人
殺而凶其半錠者也即出還之嘗乘舟至天津夜夢神
爾舟當覆溺以爾素行善當援爾毋恐旦日開舟抵海
遇狂風鄰舟盡沒邦教舟獨免云

縣治東馬王廟有石碑符爲宋饒州天慶觀安道士
能辟邪民間多以硃搨印其行甚遠

治乙酉汴城被水移棘門
邑之百泉邑生

治乙酉汴城被水移棘門之百泉邑生呂...
...從東新街過見一道人坐火神廟前語賀曰今科相公
...中式何尚未行答曰明早起程矣行數武回首忽失所
...賀是科獲雋因顏廟額曰現身指引

...熙十年縣令趙國鳳自京之官旅次遇三秀士同宿從
...者問其家鄉曰獲人也問姓名不對曰吾兄弟三人同居
...內東街公下車自知明晨訪之已行矣趙既抵縣詢城
...東街並無兄弟三人同居者暇日過其地見有三官廟
...然悟曰前所遇者必神也廟已傾圮因撤而新之趙持
...廉居官有治績故神明亦樂近之

右劉紹章寓獲嘉尚義人也同里有郭沛者婚後即
於外數載絕音問母貧甚意沛已物故謀嫁媳以自
濟已訂適章自獲歸聞之惻然顧於沛存否實不知乃
為沛家信出錢授母曰此沛所以寧母也潛自跋涉
至覓沛踪跡於舞陽得之夫婦遂完聚

陳湧濤字紫垣浙江紹興山陰人候補主政性豪俠樂
於康熙五十三年赴友人朱公難至獲嘉因卜居焉穆官
營坡地歉收負課累累湧濤代納銀千五百兩有奇又
置義塾歲饑為粥以賑民頌其德至今弗衰

皇甫生幼能記前生所讀書見父所著制藝

言之時甫四齡父驚異出題以試隨口皆成章鄉人
不為不凡後僅以諸生老

西關王某以屠宰為生見田中一驢無主收殺之一日
遂病惜見一胥來勾攝隨之入城由縣治折而南至城隍
廟俄頃闔廟內傳呼聲隨胥入匍匐下神冠服坐殿上
詰曰一驢控汝汝果殺之否王畏怖不敢隱具以實陳禮
命案傍吏取簿閱之曰驢命固當盡但汝不合擅殺人驢
命以竊論命笞二十遣還啼而覺臀股間猶隱隱作楚與
豕入述之無不凜然咸問其去時徑路及廟中規模曰與
今制悉無異但廟內無戲樓東南隅多建一七星旗耳

封邱縣國學生閻敬之父癸卯拔貢也富而好施與德行著鄉黨間既卒以夢語敬曰余今赴獲嘉城隍任與陽世居官無異因述獲嘉近事數則敬驚寤一一記之命僕至廟瞻禮且以夢中所述事詢諸邑人則皆符合僕還述之敬益悲感不自勝三月望為神誕敬携其子偕來卹哀設祭因與邑中紳士通往還縣令慕亦加禮焉舊例春秋邑屬之祀請神行像赴壇監祭尊以鼓吹飾以儀從一卒無雜妄言此土偶何煩吾肩輿為神暗答之嗣後令恐褻神每祭止請主而行至是復循舊規云

乾隆十一年夏五月大西關居民王亮兒方數齡染病

已舊有八景如太行霽雪非管內之山黃河舞浪在昔
然今河已南徙遠在百里外尤為假借嘗過裴村其地多
稻田清泉灌注一望如鏡綠秧新發白鷺飛翔頗有江
風景繞村皆植芰荷花開紅白照耀遊人多携酒榼納
岸上堤以水田飛鷺蓮沼跳魚易之亦未果也

吾稽職方之掌列在周禮地理之志著於
正堅厥後一郡一邑各有專書不獨山川
里一望瞭然即考徵文實憑斯籍則
志所闡大矣哉獲志脩自康熙丁卯迄
今六十餘年閱歲久而積事多倘弗乘時
編纂恐善政良模芳風懿行湮沒於荒烟
蔓草中者多矣歲己巳吳都吳公以翰苑
鴻儒來令吾邑下車之初即慨然以脩輯

自任顧念蒞治未久於民生之休戚政治
之得失尚未深悉而遽筆之書繼文事足
覆於吏治或無補也遂訪求利弊專意興
三十年以來以養以教無利不興無弊不
舉固已家樂盈寧人知廉耻矣使不載之
書志則一過輒忘獲人將何所法守乎爰
搜故實博採遺文取舊志而更訂之
其綱目分別類言而不
其綱目分別類言而不
其綱目分別類言而不

其綱目分別類言而不

自漢魏以來，文章不惟以體實爲重，而前人爲之，
 其志之成，豈但一邑之記載哉？
 龜鑒也。余司訓茲庠，喜值剞劂，初
 讀之下，鼓舞稱快，因記數言於末，且以
 吳公之妙爲政云。公諱喬齡，字松客，吳
 姑蘇人。前大宗伯荆山先生之令嗣也。
 邛萇曰辰跋



卷之四
 辰跋

姓氏

棟一兩

岳汝懋一兩

馮氏丁一兩

賀憲思十兩

賀長暹八兩

趙天彥一兩

張士明一兩

王良棟二兩

職宏功一兩

王福公一兩

岳著書一兩

張義忠一兩

妻大旺一兩

楊澄一兩

范岷瞻一兩

職淵二兩

皇甫玖一兩

董萬選一兩

陳光朝二兩

宋如朴一兩

職夔一兩

崔文直一兩

張棟一兩

職曰勵一兩

職曰官三兩

職昇一兩

宋儒一兩

職曰宦三兩

王焯儒一兩

范屹瞻一兩五錢

趙天培一兩

郭會辰二兩

職潤一兩五錢

浮成諱二兩

秦天卿一兩

秦富二十兩

謝欽一兩

李修巳二兩

劉元良一兩五錢

馮惟權一兩

解定元一兩

賈世道一兩五錢

吳大有一兩

胡玉生二兩

馮守身一兩五錢

聶永居二兩

胡瑞生二兩

劉勳一兩五錢

鄧鴻賓一兩

吳士喜五錢

周士帖一兩五錢

侯希聖一兩

崔緒宗一兩

王大章一兩二錢

劉潛文二兩

張萬生一兩